

電影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引起大眾對手語的關注，而現實中亦不乏健聽人主動學習手語，只為擔當聾人與健聽人之間的溝通橋樑。

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手語傳譯主任黎敏瑩 (Ivy) 正是其中之一，她用一雙手聆聽聾人的心聲，也用這一雙手，連結兩個世界。

Ivy 與手語的緣份，始於 20 多年前。當時住所附近有間聾人中心，她每日路過都會看到聾人在打手語。看到他們活用手勢對話，表情多多，十分好奇。「他們（動作）好快，10 隻手指都在郁動，動作好大。有時好開心，有時又似吵架，想知他們在說甚麼。」加上當時經典日劇《星之金幣》熱播，飾演聾人的酒井法子全手語溝通，Ivy 更覺有趣。機緣巧合下遇上聾人中心的手語班，她就此打開學習大門，走入聾人世界。

### 愈學手語愈感興趣

初班先從名詞及簡單動詞學起，活用十指做手勢表達，配合雙手擺放的位置、打手語的速度、肢體語言和表情，都可代表不同意思和情緒。如想表達痛，也要配合肢體語言和表情來表達你有多痛、多辛苦。Ivy 坦言起初不太習慣放大表情，但愈學愈明白表情是令聾人更能表達，或理解情緒的方式。「正如當我們好趕急，語速會變快。當聾人好緊張時，打手語的速度也會加，動作也會變大。」即使換一套語言表達，表達情緒的方式其實也是類同。



有時聾人遇到困難，就會 WhatsApp 或視像通話向 Ivy 求助。她說：「除非已經入睡，否則都會接聽。」

手語與口語的文法略有差異。為讓聾人更清晰接收較重要的內容，打手語時會先表達名詞，問句或動作則放在後方。如「有無食飯？」會變成「食飯，有無？」乍聽之下或覺不習慣，但其實日、韓語的文法也類似。初班先學大量生字，至中班除了學習如何組句，更要認識聾人文化，配合其喜好與習性，了解如何表達可讓他們更易了解。

期間也有與聾人交流的機會，Ivy 笑指起初會戰戰兢兢地打手語，逐個生字打，有些聾人未必明白自己的意思。但看到健聽人努力學手語，聾人都會非常開心和友善。「他們知道你為了他而學手語，行了第一步走入他們的世界，即使手語做錯，他們也會非常友善地教我。」這些相處點滴，都成為 Ivy 更努力學手語的動力。

### 傳譯非直譯 需先了解消化

Ivy 對手語的興趣日漸濃厚，閒時會做義工為聾人打電話、做活動的手語傳譯。如為聾人傳譯司機的說話、活動流程、遊戲玩法等，讓他們可更投入當下的活動。當年沒有智能手機或應用程式輔助，眼看打手語的聾人生活面對更多不便，本職會計的 Ivy，因着一份對手語的熱愛，毅然決定轉行。她希望可活用手語知識，成為健聽與聾人之間的溝通橋樑，減少誤會。

除了學習手語，Ivy 認為了解聾人文化亦同樣重要。如別在他們面前竊竊私語，是最基本的禮貌。



除了陪聾人見工及求醫，Ivy 亦曾為講座、座談會等活動擔任手語傳譯。

為 0 至 3 歲聾人提供服務。學員。



## 無聲 彷彿 有聲

# 手語傳譯員

# 一雙手聆聽兩個世界

全職手語傳譯職責更重，如聾人求職、求醫時都要負責傳譯。當聾人打手語介紹其工作能力、過往工作經歷、興趣等等，手語傳譯都會為他向僱主表達。傳譯工作絕非只是直譯手語或廣東話，而是意譯。當求診時醫生講解較複雜的病名或病理，若無手語傳譯，單靠文字交流，理解或有落差。故手語傳譯會先消化信息，再思考如何用一個讓聾人清楚明白的手語表達方法，讓他們確切理解情況為目標，反之亦然。這種方式同樣應用於大型講座或座談會上，Ivy 會因應範疇預習相關資訊，如經濟、科技領域的專有名詞，先思考如何轉化成手語清晰表達。「如果不備課，只把自己聽到的（言語）打出來，我自己都唔明啦，何況聾人？我要先了解、再吸收，聽到（言語）再用自己的意譯打出來。」

### 深入聾人文化持續學手語

對聾人而言，手語是母語。面對願意學手語走入他們世界的健聽人，他們總是表示歡迎和感謝。惟主流社會仍視言語為最方便快捷的溝通途徑，聾人的需求亦因而易被忽視。有人覺得既然聽不見聲音就用文字交流，看電視就看字幕。但不論對聾人或健聽都好，字幕僅為輔助角色，主要的溝通媒介仍是母語。「比如健聽人，即使看懂中文字幕，聽到聲音你會覺得更加清楚。聾人亦如是，即使有中文字幕，但再加上手語就更清晰。」配合身體律動和表情表達，手語溝通帶來的互動，正是其最人性化的地方。

Ivy 認為手語學無止境，除了隨時代演變而產生的詞彙增加和變化，不同聾人所打的手語，對手語的認知，都略有分別。「一來香港手語不統一，二



即使不懂手語，簡單用動作加上文字，也可以是走近聾人，與他們溝通的第一步。

部分醫院不設顯示屏，聾人等待護士叫號期間更加緊張，生怕會錯過。



來有時會混雜內地手語。但當你跟開那位聾人，熟知他的文化，自然就會溝通到。」藉着彼此互動，手語傳譯持續向學聾人學習手語，聾人若不明白 Ivy 所打的手語，她亦會作解釋。「這種學習是好自然的，有差異就會學習。每天都在學新事物，不斷進步，聾人會教你好多不同手語。」

### 靜聽聾人心聲建立友誼

擔任手語傳譯多年，Ivy 認為當聾人事無大小都會求助，正正反映他對手語傳譯的信任：「我覺得是窩心的，他會找你，代表你是能幫助他的人。」而的確試過有聾人出現家庭糾紛，Ivy 亦充當手語傳譯協助調解，最後姊妹和好如初，至今每每見到 Ivy 都會道謝。「若家人不懂得手語，溝通上容易有誤會。透過手語傳譯，或許可以令雙方更明白（彼此）。」Ivy 成為聾人可信賴的依靠，她也樂做樹籬聽他們訴苦，彼此的關係係朋友：

「除了醫療上，連喜怒哀樂都會分享，如他們兒女結婚都想你出席，感覺到他們好想表達謝意。」

每完成一個手語傳譯工作，Ivy 都覺得開心兼滿足。傳意以外，Ivy 真誠對待每個認識的聾人朋友，陪覆診時會記得他的病歷，即使工作忙、去旅行時遇上聾人求助，一有時間都會立即支援。她坦言學手語的路不會停步，因這是她和聾人之間的連繫，更是身為手語傳譯需要肩負的責任，要不斷進步。在她眼中，即使不懂手語，簡單用動作加上文字，也可以是走近聾人，與他們溝通的第一步。只要有心、尊重，對方一定感受得到。

她笑言現時外出，看到任何事物都會以聾人角度思考。如地鐵壞車聽到廣播通知，即使有職員舉起紙牌，也不能確保聾人能看見，會否錯過重要信息？外出用餐，求診時發現熒光幕損壞，聾人該如何應對？有即時記者會舉辦，直播沒有字幕，

聾人如何得知最新資訊？將聾人的需求記掛在心上，時刻重視着他們，她說：「（我相信）每一個傳譯員，都應該有這樣的心態。」



電影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細緻呈現於手語溝通日常，讓觀眾融入以手語及肢體語言表達的世界，着眼於傳意過程，了解如何「看」和「說」。